

ZHONGWAI ZHONGMINGKE XUE JIA

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



居里夫人

何群英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90192042

KEXUEJIA
DE
GUSHI



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

居里夫人

何群英

PSW/2989/114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3 号

责任编辑: 郑 尚

技术设计:

封面设计: 李显陵

插图: 张晓红

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(第2辑)

居里夫人

何群英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2 字数 63 千

1995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6 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数: 20,001—35,000

ISBN7-5365-1297-x I.347

目 录

第一章 童年	1
玛丽亚的烦恼	1
死亡的恐怖	8
俄国督学来视察	15
乡村插曲	22
家庭教师	30
第二章 在巴黎	39
到巴黎去	39
40 卢布一个月	47
她和居里结为夫妇	56
主妇、母亲和科学家	64
第三章 镭	71
发现了钋和镭	71
证实镭的存在	78

在艰难困苦中奋进	85
“镭的父母”在英国	91
获得诺贝尔奖之后	99
第四章 拼搏	107
玛丽失去了居里	107
超越悲哀	116
再度获得诺贝尔奖	122
战火中的玛丽	128
玛丽在热情的美国	135
最后的时日	142

第一章 童年

玛丽亚的烦恼

漆黑的天幕，繁星闪烁。

华沙城的喧闹让位给了静寂。人们关上窗户，放下帷帘。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催促自己的几个孩子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该睡觉了。

这群孩子中，年纪最小的一个叫玛丽·斯可罗多夫斯卡。平时大家叫她玛丽亚，表示亲昵时称她玛妮亚。她长大以后就是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。

每天晚上，等孩子们上床以后，妈妈会轻轻走到床前，问：“睡着了吗？我的玛妮亚！”

“还没睡哩，妈妈！”

妈妈伸出瘦削的手轻柔地抚摸小女儿的额头。玛丽幸福地闭上眼睛。从她出生到现在，妈妈对她表示抚爱的最亲切的姿势，就是这种抚摸。她常听见小伙伴们讲起妈妈的亲吻多么甜蜜；她也见过母女紧紧拥抱的幸福，她多么渴望能有这紧紧的相拥和亲吻，但是她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这种幸福。

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长得很美丽。光亮的浓发简单地编起来，眉毛弯弯，一对灰色眼睛像埃及人一样长而秀丽，眼神温柔而平和。她弹着钢琴，用悦耳的声音唱当时流行的短歌，令所有的人着迷。她曾经把一所寄宿女生学校办得非常出色，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念书。

玛丽以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妈妈像她妈妈那样善良，那样美丽，那样聪明。她对妈妈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热爱。

在她这个年龄所能想象的最大幸福，就是紧紧挨在妈妈的裙裾旁边，听她用好听的声音说话，从妈妈爱自己的一个眼神或一句话里，感受到妈妈对自己的关心与慈爱。

只要有机会，她会紧紧拉住妈妈的手。

但是，妈妈总是说：

“放开我，玛妮亚！”

“我有事，你到花园玩去！”

是妈妈讨厌自己吗？玛丽不相信。妈妈就是甩开自己的手的时候，那声音那眼神传达出的仍然是那么深沉的爱。这一点，小小的玛丽懂得，她心里有数。可是，为什么妈妈不让牵手，不拥抱亲吻自己的儿女——玛丽实在搞不明白。

小小玛丽的心里有个大大的烦恼。

“咯！咯……”

从爸爸妈妈房里传出急促的干咳声。玛丽听得出是妈妈在咳嗽。有时候，那“咯咯”声特别厉害，好像妈妈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小玛丽觉得自己胸腔里也一阵阵发紧发疼。

妈妈怎么啦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小玛丽问爸爸。爸爸痛苦地皱起眉头，摇摇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
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！随着妈妈的咳嗽声越来越发作频繁，越厉害，爸爸脸上的忧

愁阴影越来越重。

从此，在每天晚上祈祷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在晚祷辞里加上一句：“主呵，请保佑我母恢复健康吧！”

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得了重病，这是妈妈为什么让孩子与自己隔离的原因。不是她不愿拥抱与亲吻自己的孩子，而是不能！这对于一个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来说，是多么残酷的现实。

在生玛丽这个最小的孩子时，她就已经有了结核病的初期征兆，虽经多方治疗与调养，不仅不见好转，反而日渐沉重起来。

玛丽出生的第二年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出任一所中学的教师兼副监学，需要搬家，再加上5个孩子的拖累与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健康的原因，她辞去了寄宿女生学校校长的职务，回到家里做了一名家庭妇女。

虽然病魔缠身，但这位勇敢的母亲仍然过着忙碌紧张的主妇生活。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。

即使这样，她的衣服也永远穿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总是挂着平和温柔的微笑，使人常

常忘了她是个重病人。但是她给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：碗筷专用，绝不拥抱和亲吻自己的孩子。一次，二女儿布罗妮雅在父母面前读一段简单的文字，读得结结巴巴。站在一旁的4岁的玛丽急了，抢过书来，很流利地背出了第一段。布罗妮雅不高兴地哭了。玛丽以为自己做了错事，哭着求姐姐原谅。这时候，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激动了，多想拥抱那个有着惊人记忆力的孩子，但是她只有压抑住自己的冲动，用别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抚爱。

对于这个教师之家来说，经济拮据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了。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身兼教师与副监学两个职务，但收入并不多。5个孩子都要上学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
5个健康又好活动的孩子，成天蹦蹦跳跳，单是鞋子这笔花销就不小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再则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也不能到外面去，于是，她学会了做鞋的手艺。从此就不需要拿钱去买靴子，只需花不多的皮子钱，孩子们的脚上就总穿着家制的结实靴子。

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经常坐在起居室

里，用切皮刀按纸样切割皮子，用锥子和针线把它们缝合起来。这时候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会舒舒服服地坐进旁边的椅子，陪着干活的夫人聊天。

小玛丽常常爬到爸爸身上，玩弄他的领结和胡须。

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家居图呵！

夕阳的余晖从宽大的窗户射进来，映着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因用力干活而更加苍白的脸，令爸爸心疼。尤其是着着她那瘦削而无血色的手，吃力地拉着又涩又粘的线时，他禁不住一阵阵难受。和谐的家居图蒙上了阴影。

“来！玛妮亚，试试妈妈给你做的鞋子！”妈妈举起一双刚做好的小靴子，招呼玛丽。

“呵！穿新鞋子！”年幼的玛丽不了解妈妈的艰辛，穿着新鞋高兴得又叫又跳，然后，飞快地跑出去找姐姐，让她们也分享自己穿新鞋的喜悦。

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相视而笑，只是笑中带着几丝苦涩。

在这样的环境和境况下，斯可罗多夫斯

卡夫人的结核病发展到严重阶段。医生劝告她必须离开都市，到乡下去，也许那里的新鲜空气会有益身体。

妈妈带着大女儿苏菲亚去乡下了。

玛丽从未离开过妈妈，她好伤心。

“玛妮亚，别难过，我会把身体养得壮壮的回来。你在家里要乖一些！”妈妈嘱咐着小女儿。

玛丽瞪大着那双好看的眼睛，目送妈妈和大姐走出家门。

这一走就是一年。

一年以后，玛丽听说妈妈和大姐要回来了，她想，妈妈的身体一定已经好了。可是，当妈妈出现在她的面前时，那过去虽然瘦削但依然美丽的面庞，已经变得衰老不堪，瘦骨嶙峋了。

“这是妈妈吗？”玛丽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答应要长强壮的妈妈。

残酷的命运已经明摆着了。

死亡的恐怖

屋漏偏遇连夜雨，厄运接二连三地光顾玛丽的家庭。

1873 年秋天。玛丽一家在乡下度过假期，回到华沙城里。走进家门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正忙着做开学的准备。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份公函。公函上说：奉当局的命令，撤去他的副监学职务，降低薪水，并限令从分配给他的现有住房里搬出来。

他被黜降了。

这当头一棒，令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目瞪口呆。

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，毕业以后长期在华沙公立中学校教数学和物理。他渊博的学识，克尽职守的工作态度，历来受到大家的好评。为什么会受到这黜降的处分？

他心里十分明白：那是因为他公开袒护一位波兰籍学生的结果。

从 1772 年到 1795 年，波兰被邻国德意

志、俄罗斯、奥地利瓜分了三次，弱小的波兰被强邻鲸吞了。

作一个波兰籍的俄国臣民，而且又是一个头脑清醒、感觉锐敏的知识分子，这种作亡国奴的痛苦比其他阶层的民众，他的感觉是更加强烈和痛楚的。

波兰亡国以后，波兰人也曾无数次的起义和反抗，但是他们的锄头、镰刀以及又简单又少的枪械，哪里敌得过训练有术的沙皇军队的马枪。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们明白目前不具备武力复国的可能，他们只能等待机会。同时，沙皇也派遣大批官吏、警察和教师去监视，去从精神上消灭波兰民族的灵魂。

这种斗争在学校里必然十分激烈。教师们不得不忍受屈辱，以保住教坛阵地，才能教育民族的下一代。在斯可罗多夫斯基任副学监的中学里，也派来一位不学无术的俄国人伊万诺夫当校长。二人之间的不和是必然的。

有一天，伊万诺夫在检查学生的考卷时，发现一个学生写了一句“波兰性语言”，他大

发雷霆：

“一定要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学生。”

斯可多罗夫斯基知道这个小男孩是不小心流露出来语言习惯，也明白如果自己不公开站出来，结果是不妙的。

“伊万诺夫先生，我想他是一时疏忽。”他解释道，“这种语言上的疏忽是常会发生的。就像你写俄文的时候也可能出错，我相信他不是有意这样作的！”

就从那天起，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了。过去虽然内心不和但表面敷衍，现在连表面上也非常冷淡了，直到收到这封公函为止。俄国校长就这样残酷地报复了敢于公开顶撞自己的人。当然，斯可多罗夫斯基是波兰人，这也是黜降的原因之一。

收入减少，又要另租住房，爸爸不得不在家里腾一部分房间招收寄宿生，由他兼任家庭教师。从此，家庭的宁静没有了，寄宿生们上上下下，吵吵嚷嚷；因为要照顾寄宿生，爸爸也没有时间和妻子儿女欢聚。而且，为了腾出房间，玛丽兄妹只有睡在饭厅的沙发上，天不亮就得起床卷被，让寄宿生们在

饭厅吃早点。

骚乱、爸爸疲惫的脸色、妈妈愈来愈糟的身体，同样折磨着幼小的玛丽。只有拿起书来，她才能忘掉包围着她的这种压抑气氛。她什么书都读：学校的教科书、参考书、诗、冒险故事，以及自己从爸爸书橱里翻到的专业性很强的书籍。

她那美丽的妈妈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了，死亡的阴影一天天逼近。她想，她将是这幸福家庭中第一位离队的人。但是，她想错了。

命运捉弄起人来，是十分无情而残酷的。它要让这位垂死的妇人看见自己的亲人先走向死亡。

那是1876年1月间的事。

一个寄宿生得了斑疹伤寒，并且很快地传染给了大姐苏菲亚、二姐布罗妮雅。全家顿时乱了手足，尽全力医治。

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三个星期，玛丽和家人一道忍受着莫大的痛苦，眼看着两位姐姐因高烧而通红的脸、颤抖的身躯，耳听着妈妈从另一房间传出的痉挛般的咳嗽。

但是，大姐苏菲亚还是走了。

玛丽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她正在为妈妈和姐姐祈祷，爸爸失神地走进来，说：

“你们三个跟我来！”

爸爸的脸上写着刻骨铭心的哀痛，他们——玛丽和哥哥约瑟、三姐海拉战战兢兢地跟着爸爸走向病室。

苏菲亚穿着白色衣服平躺在床上。她那漂亮的灰色长发被剪得短短的，那张极像妈妈的美丽的脸庞苍白如纸，眼睛闭着，仿佛还在微笑。

她死了。死神带走了 16 岁的苏菲亚。

这个总是百般照顾呵护自己的大姐走了，永远也不会回来了，玛丽心中的痛苦像刀一样搅动。再也见不到大姐那总是向后梳着、披散两肩的长发，听不到她那甜美圆润的嗓音，再不能与她那充满幻想的灰色眼睛交流姊妹情谊……

8 岁的玛丽就这样第一次面对死亡，尝到亲人间死别的痛苦。

举行葬礼那天，是个阴沉的日子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寒风阵阵，刺骨般的寒冷。玛丽